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二

順治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九月

後學

通州府
武陟王

桂
格校訂

初一日

益孫世孫世孫

桂
鍾十二世
精容齋

歸隱文娛引 稿殘缺

初二日

唐肅宗評 稿殘缺

李泌評 稿殘缺

郭子儀評 稿殘缺

初三日

李光弼評 稿殘缺

張巡評 稿殘缺

許遠評 稿殘缺

顏真卿評 稿殘缺

宋高宗評 稿殘缺

初四日

樊噲評 魯每於緊要處著有偉績是天生一箇烈士爲沛公作護法豈尋常武人可到其擁盾帶劍發壯怒髮飲酒陷肉屈新項王其忠憤之氣固足以勝人至諫漢王入關及枕宦者數事有大臣風

首此等人斷無黨請呂危劉氏之理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之謂與高帝聞人言而怒怒而欲斬之軍中負贍矣

初八日

復張天弓 生父之喪年兄仁孝性生自不以出闕減慟但禮律昭然爲本生父母齊衰不杖期恐亦難以私恩而掩公義也部中應有一呈得請不得請聽之主者見仁人孝子有憂親焉之意聞吾鄉梁玉立曾請守制不允給假還葬此本朝近例也或可做而行之乎帖用降服字爲妥使見是出

詞也禮制雖不容越心喪可以自由
質敢以臆告

初九日

同諸子孟用登高得秋字 昔人何事賦悲秋此日
登臨足破愁叢菊十年違舊侶孤城千里壯同遊
誰憐士雅中流楫且臥元龍百尺樓嬰鑠還疑失
改步楓林霜葉汎杯籌

再拈前韻 何來漂泊十經秋日暮隨緣任去留搖
落襟期成蝶夢蕭條心事付漁舟時賢漫灑新亭
泪病叟深懷故國憂但得目前絕戰伐蓟門長嘯

更何求

初十日

爲明太祖高帝紀略

稿存兩大案錄中

十一日

杭行麓爲其二親合塋詩以慰之 覃懷杭生時不

遇壯士窮途悲日暮無才可居無田耕落筆驚人

才別具少從二親汗漫遊母兮不幸先朝露父亦

繼殞大河南淒涼歲月愁中度焚焚旅食三十年

舌耕之外無他務痛念兩骸各一方獨力自營

人募友人致賻猶力辭以喪爲家實所懼跋涉徒

步挽柴車志之所帥氣爲赴計程十日負骸歸夏
峯之陽可封樹七歲孤兒攜持來祖德孫謀兩念
在杭生此夕慰子情同人嘉之曰六十二歲猶孺
慕

十二日

素履軒詩卷序 孟莊之始闢也自蘇門先生創基
而建垣墉作堂堂則孟諸先生踵修之遞及其子
又遞及其孫今三世矣素履軒在東北隅襄臣亦
園中之一茅也 顏曰素履自有此軒而賢友良
朋飲於斯寢於斯倡和於斯日夕娛悅無間畧今

歲之九日襄臣養菊二十種集遠邇長幼醉菊凭
城分題嘯咏暢我老懷因爲十二絕以作菊譜又
登高二律爲諸子先倡襄臣欲集成一卷索題數
語於首余念河北之孟莊雖僅一丸地而賢父兄
之發跡佳子弟之樂業其流風逸韻在聲塵疆域
之外千百年後當有以不朽此莊 識於此

十四日

素履軒題菊 萬卷書 老至未讀書最愛此萬卷
移來置案頭日夕共仰俛 狀元紅 稿殘缺
車輪白 語大車輪小語小車輪大白菊得若名

取象在物外 如犀 稿殘缺 銀繡毬 稿殘

缺 金銀組系 稿殘缺 金紫紅三牡丹 隱

士有伯兄素號爲富貴諸弟蒙其名夫豈無所謂

黃粉紅三鶴翎 斗大一茅屋欣茲三鶴來童

子抱琴至此懷應有開 舊朝服 稿殘缺 清

心玉 稿殘缺 金黃獅頭 稿殘缺 金紫雀

舌 稿殘缺

十五日

談話一則 偶得兩幅奇畫晝夜展玩既不需錢買

又不用楮牘且不慮風雨之傷劫塵之毀自有天

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沒焉者也余村居斗室有東
窻有南窻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拳石孤懸或
如怪石蹲踞晷頻移景頻換入夜月光斷瀾樹影
半橫兩窻上各不相襲各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
月恒乾坤之繪事隨時隨地而散畫不出描不就
亦難舉似於人任有福人日爲識以日爲受享天
地鬼神固不吝賜子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十七日

正定邊蔡子英評 友詠不可與士誠同日語也吾
更寬張定遠乘夜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此

其志亦雄矣哉雖昧於擇主之哲而不負所事委
質無二可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洪武丙辰冬十
二月敕勅送故元官蔡子英出塞子英不負故主
高皇能容忠臣可稱雙美此二人者皆見高皇
紀畧中因拈出

十八日

刪錄趙鼎傳

二十二日

旌晚菊 諸君競豎久獨爾放何遲秋盡仍含色堪
稱殿後師 恥不逐輕肥憐君抱晚節霜威不敢

欺幽韻爲誰設

二十四日

刪錄耶律楚材傳

二十六日

刪錄廉希憲傳

二十八日

刪錄劉秉忠傳

二十九日

穎州武甯伯主木仲切孝廉過視夏降

十月

初一日

送寒衣有感 霜風肅肅怯衣單存沒關心感歲寒
憶昔一裘不輕著思來骨孔尚流酸

杭行麓孟二青談詩於老懷頗有當也口占志快

少不愛吟詩何緣得二子伯杭勁且蒼仲孟疏而
美風雅庶幾與性情惡可已前輝與後光因悟學

中言

初二日

兼山堂小集分賦誰家數去酒杯寬之句拈秋字

聖人嚴酒誡曠士六六脚杯庸流不解飲寄趣安在

哉元 有所託避亂徒貽災前聖既已往後聖復
未來渺然此一身流浪亦可哀大禹惡旨酒斯言
莫漫猜

初三日

洪令王以一孱囚無端落職士民德之謂自西星崔
使君之後所僅見也爭走府道保留子爲致其意
於巡使

初四日

閩南廬博士八十八矣一歲之養取給於此日子偕
諸同人祝之隨力各致米酒

復王太史蓼航 盧丈人薛飽明德弟不啻身承之
昔送死今養生此段關係正統許當年化民成俗
事也何幸再見之先生

初五日

黃敬瀚孝廉小傳 楚孝感黃孝廉文且字敬瀚當
世隱君子也負才尚志自十四歲讀象山陽明集
而悅之便卓然能自立與其族兄正色立南紀社
焚香相對不輕接一人著二南箋義以修身齊家
之道爲一時賢者勸 赴公車不第遂悠然典高
蹈之思張父先采起禮節日擬薦侍經筵如宋程

伊川故事文旦曉書力止 甲申國變文旦先曾
形之夢寐每與人言泣下如雨乙酉著幾慮二十
四篇問世梅惠連之煩盪舟太湖讀之哽咽不成
音裹身欲同此卷俱溺嗚呼亦何悲也讀古今書
詮次帝王將相師儒隱逸爲百世鑑文旦與陳百
史名夏素友善名夏秉鈞屬楚按君暨學使數敦
請不出 壬辰楚荒文旦日拾野菜和豆麥炊之
一日方就食會客至子休慚起以身蔽席文旦皆
曰歲歉時薄何傷我廉子如慚此異日必玷吾家
清白矣 甲午有徧應燕趙齊魯之志憇嵩山下

座師吳駉公偉業姻友李過廬昌祿招之掌院龔
孝升胤孳以書相促云林宗通隱蕩遊太學叔度
高蹈亦至京師文且從而受之也乙未女且病篤
與子弟言皆周程微義不及家事又謂嬰兒生不
知生死不知死此卽不爲生死所縛去來任運獨
傷哉八十老父不能終此生養慟如之何生平危
言議論多洩之策論讀者擬之李泰伯陳同甫文
且意不居也甲申以前無心於隱蓋才可有爲故
亦欲一展其才甲申以後絕意於出蓋時不可爲
故一意以從乎時此於中庸之道正有合焉故曰

君子也子叙列隱逸而以求志爲歸不求志則舍無所藏而用何以爲行耶文旦沒學者尊之曰文毅先生是即子輿所謂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彼及第而秉鈞者不知果能澤加於民否也文旦卒年四十有八著述甚富行將搜其遺文以讀之

初六日

贈寺慎菴晉水 弱冠逢堯舜志欲脫浮塵春官十
二上尺寸何能伸耕鑿誠自適俛仰敢隨人諸賢
拯飢溺薦疏催已類所志在邱壑甯知漢與秦垂
老蘇山側樵漁肯此身使君別具眼疎落益相親

飲我以旨酒答我以嘉賓詩篇清且健不啻好津
津余來無妄累高誼復嶮岫夙友天下士如君誰
比鄰白虹映山礪青藻澄泉瀕孰謂叔季世友道
遂沉淪

其城諸君子延欸五日方歸筆以記之六日入城止
望兒書舍二書先在焉霖九已戒庖人治具薄暮
蓼航偕容月過視霖九復以酒核佐談是夕情興
飛動欲去復留殊忘賓主慎菴問予入城先投刺
翌日其初度也七日晨飯蓼航齋頭見其二子容
月新聞吉因過其書舍亦令其子相見午後赴慎

菴之招賓主九人酒旣行簾外鷓鴣弄舌主人索
詩予口占云世事不堪問怪喬巧能言多言亂我
真吉人畏其繁何如暫藏舌然然容衆喧九人之
詩各不相襲各省其本懷此事原闕性情不容僞
也入夜予先歸與二青望兒談往事久之幾不成
寐八日范射虛揚天放來顧許公子治午具是夕
蓼航移尊代子集諸同人話夜慎菴以醉嚙佐酒
夜集者賓主亦九人天放慎菴婦翁避姓名而寄
跡於共署中者也九日射虛蚤飯是日齋爲先慈
不諱之辰有句云凋落萱花日今逾五十年流光

何迅速肢體已頽然延欸朋情駕稽留子職愆諸
孫常事薦奕葉寸心傳因念人生百年凡事君交
友教子總之完爲子之事故於暮月之即吉也詩
以慰之三年讀禮成五十猶過毀貌慘知心勞困
終而亨始學道先學貧爲人只爲子展墓與趨庭
瑞慕非二理慎菴還再過其署予辭而就暮月歸
來月色清霽有許生善天文指示熒惑休咎星宿
分野漏二下始就枕十日諸友來邀者槩謝之臨
行有徽州諸生江姓者過寓詢問其鄉前輩鮑公
應鰲洪公世俊程公子鰲家世子孫生一一詳述

之無意之頃得因十年前老友聲息亦快事予於
城中請君子一番晤對一番縱春孰謂叔季中述
無友道哉歸而識之談對之語言外之情不能盡
錄也

初十日

暮歸祠堂祝云 昨朝爲母忌今夕父生辰兩念週
環集有懷在二人

十一日

慎菴以市嶼行索和踵其意答之 水部治水甘藜
藿恥向屠門呼大嚼三載蘇門何所求軒車到處

飛吟魄風致躡躡不可羈每談豪俠神蹕蹕年未
三十淡世塵別有襟期思領略河伯亦知愛吏廉
遙向旌旗供水錯君曰我好別江瑤紉爾晶盤滿
郭索醉者隻隻臥素餐醒者刺刺橫塔廊古人嗜
好各傳神清濁高下皆娛樂區區一物雖云微俗
事俗心能洗卻余也番老味難兼况對高人神落
落東方役盡南屋空朝餐夕飡尙剗削吁嗟口腹
嗜皆同于戈滿眼難斟酌移席遶盤退且悞歸到
蓬蒿暖糟柏

寄西華令左

係忠教公子

憶乙丙之際瑞禍燼天喆

人質地忠毅先生之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
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間當時忠教公與魏
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左魏黃三先生能
有後嗣蘊生尤之兩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尙
得抵晤於燕臺易水之上敦叙舊好皆能光大前
徽迄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
載頃聞老世翁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
承顏而聲味可遙相聞問也偶於途次遇老生李
榘者詢知爲貴治士子藉便附候因有所感自逆

闔鼎華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爲之臣且恥與之同
姓有理寒石先生諱聖和者當世所稱魯連後一
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儀其風節尚可廉頑立懦聞
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有子爲高
節不能庇其老母此固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
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世翁爲聲氣宗盟
於此維持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搜輯使寒石
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令親白仁兄諱夢彙前寄書已報字志浮沉再錄
一稿便希致之

十三日

簡朱蓉月 人生誰能無過患不能改過能改便是
超凡入聖之路僕六十年來於海內得二三嚴事
之人其初亦不免縱酒此匪之失求路則儼然一
聖賢豪傑矣史冊上正借重此一流人郎君少年
偶有出入何足深督過焉故交零落正須此小友
鼓我暮氣耳答問一册佐郎君清課

十四日

西華李生來從遊余謂之曰君之鄉予知有兩人焉
一李寒石恥與闖逆同姓高蹈海外十年來仰其

風節君宜搜其遺文以傳一胡芳字爲定興令強
項不畏勢力持清議士民德之曾與子論交焉
因簡其建生祠疏文示之蓋鹿忠節筆也

十五日

金陵朱生奉其父命來從遊其父子十年舊友也謂
子曰兒子文亦成篇只行誼未立望先生憐而教
之子曰做好文字卻難不可取辦於一時如求做
好人當下立足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只在一憤迅
聞耳卻不借力於他人也

十六日

勸善一則 我聞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夫何爲如
是其汲汲也蓋利善之間舜跖攸分不汲汲爲善
恐利之念入焉而撓遂至奪其位而侵其權善究
不能與利爭故曰疆爲善而已矣善無大小只是
合義合乎義雖小亦大也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
惡小而爲之此是尊道君子盡精微道中庸實際
慮彼英雄人一口迸出天資暗合未嘗學問爲善
之事不專在費財去人欲存天理此積善根本也
或亦有時而費財如養生送死卹孤憫寡果有神
於人心風俗則財正英雄濟世之具邈來學道人

如高景逸黃石齋范質公諸君子亦每拈此作同
善會亦強爲善之意也善之量無畛域無古今認
得善字明便見性之所以爲性與人爲善樂取諸
人以爲善此是性中作用不待博施濟衆施未嘗
不博濟未嘗不衆也

十七日

平情一則 人動嘆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
求我不欺人而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
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僞蒙生者總之自見其情
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

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已
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此中僞不得

十八日

王蓼航太史發大志願欲以三百金作善事一百件
謀於予予曰公爲善誠勇但不必指定件數無心
觀感之會善念油然而興此無所爲而爲乃真善
也有所爲而爲雖善亦私故爲善先去其近名之
思純之而無念非善也無事非善也由家國而天
下古人由可欲而美大聖神總此善之所周徹綿
亘豈善未積時與善既積後猶有不善之念得入

而雄焉者乎公第堅持此念而不令轉則于善萬
善俱從此擴之充之斯之謂至善曲曲功過之格
烏足以擬之

十九日

贈李霖九 入城頻借問意在接杯前飲性原無敵
詩情亦自研人云敦古道我謂得機先轉世須風
雅蘇門已有傳

二十日

每人城諸君子爭爲楚歎尊禮殊甚予亦相安而樂
孰之或曰山人而頻過士大夫之門似亦不宜何

不設辭以避之予曰貴人非善之所敢延款非
吾之所敢望但諸君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人法
奈何自甘枯槁而阻人之爲善乎我聞日行一善
事或轉一人爲善便是報答穹蒼之實能轉一貴
人爲善其所闕繫更大倣然以高潔自處而謂人
不足當一盼者非仲尼之徒也

二十一日

予少時猶及見鄉俗助葬者以素縗遺之五十年來
不復聞此牀某紳於某喪送布一疋錢三千人有
識之者予曰此古之遺意也漢王丹是古來第一

等篤友之人其助葬止於懷綠一疋丹子有同門
生喪親亦止令寄一縑至鄴焉西征翰麥數千斛
助軍有心人不苟爲奢儉中情而已矣

二十二日

兼山堂四評序 兼山堂予數年來與諸子聚會之
所也儉時之暇積有書四種一兩大案錄叙列從
古君臣開創守成之事明治統也一理學宗傳叙
列從古名儒修德講學之事明道統也一畿輔人
物考志不忘其鄉之先哲一中州人物考因寓於
其地而思尙論其人焉然不欲荒廢時日借爲諸

子共學之助耳輯成諸子復彙錄其評爲一冊存
予七十歲後一段功課四種中共計七百餘人予
數閱之而翻覺其評之未當也不能當乎一己之
心烏能當乎天下後世之心因令其藏之篋中不
必示人蓋評人之道所以自評也評古人之身分
厚薄非自具身分者烏能知古人之身分不能於
古人身分處著眼而第憑人之是非爲好惡則其
所爲是非者毀譽而已矣所謂好惡者愛憎而已
矣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之有多少薄厚之
意又曰衆惡之必察衆好之必察此何如慎重方

敢自信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學術不明而妄議
此事終不免愛憎毀譽耳是評也既恥徇聲又忌
任臆然亦有聲不能不徇而臆不能不任者第不
敢有愛憎毀譽之心若夫才之不充學之不博則
何敢諱也道有升降世有古今人有純駁而天之
所以立天人之跡以立人者終古未有變也是評
也治術不必同歸帝王學術不必盡符賢聖然則
人已試之途皆後人欲履之路是依是法是則是
程總之見我輩誦詩讀書尚友古人之意

僕巷過訪夏峯投以詩用韻謝贈 黃菊籬邊木葉
飛白頭何事鬢胎薇山深月靜門懸設地僻霜嚴
客過稀風雅將興來鼎呂冠裳常聚纒褐衣淹留
竟日乏鷄黍惜別兒童各隸歸

二十五日

溢上張振夫名某洪盧司馬第六郎也與兒情多善
氣可矜俊物亦司馬之福澤者必是兒不意司馬
逝而六郎亦逝聞其居喪過毀或憫其父之亡而
思倚杖於泉下耶余聞而傷之傷六郎豈能不憶
司馬耳記此以寄余思

二十六日

論事一則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
輕與人爭余謂即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於言下
然與其激言之不如其婉言之蓋激則廢婉則成
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
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取與一則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
已也與之當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聞貢
不以一片猪肝累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
與之道叔世鮮克由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

而已矣交際至此不復忍言

論言一則 鄭元在馬融之門三年不得見而不亟
求去似無識處人然其說張溫之言實令人驚魂
破胆若不能下出在涼州則行元謂之日天下
寇賊雲起豈非黃門常侍無道之故聞此輩當出
祖道明公總天下威重若於坐中酒酣召軍正執
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
下之倒懸救海內之惡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
士則餘寇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說
者謂元不計其人之可言與否而作此深微之說

未免人與言兩失余曰不然温雖不能用而此言
實陶漢之存亡使元無此一段大論則一隱士之
沈耳

二十七日

渾厚一則以物讓入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
以不安以度容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
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此二者非深心閱歷人不知

二十八日

作新鄉縣誌序 將以是弄得失與壞理亂之故而

爲世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久遠而不廢則
史是也。繇史而降省有通志郡州邑有畧志其取
義皆裁於史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所不
書而志者蓋一區之中其山川人物文章風俗之
美懼後世之淹淪磨滅而無所傳也志而有之苟
其山川之陋人物之惡文章風俗之偷薄而不倫
皆不書此其所以與史異也然所以存勸懲備觀
效使善人喜其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所紀取
則以懼且悔蓋亦有微權焉世之衰也子孫欲褒
揚其祖父而不本乎理道邑之公卿大夫懼蓋棺

之無以見書於史也思欲託於志以傳立言者皆
莫之拒而不爲又且迫於其情也書其惡焉則人
情之所難出於是乎志始不實志不實而作志之
權始不尊後有作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其所
書非遺則濫遺且濫故不足以行世而傳久遠雖
一邑之中其有嘉言善行這一節之足傳者亦皆
涇成無固然則受是託者非具識力而能文章鮮
能勝任蓋具識力者於人之善固不能欺而於人
之惡亦無能掩如是則不遺不濫矣苟其言之不
雅馴則難以致遠故又在其文辭之工焉新鄉坦

公先生所稱具識力而能文章者也其世志雖奉
難中丞賈公徵實出先生之手前書志之所詳畧
而一衷於理道既無所遺又無所濫洋洋乎大觀
也哉史家首推班馬嘗考遷自作史記志所欲言
而固參部爲漢書不無避忌遺文彙佚而因詳
固其所遺先生今日無功命迫於上無功於國
於下怒所徵言則斯也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
風俗之厚朴而簡重得託先生行世以傳於世無
疑直子山居病廢先生雅意發交一歲中書常三
四至焉子曾東入魯有遊諸爲子刻之濟南及與

及門子答問數則又爲刻之武林會修中興通志
中丞公以子爲託子慮不勝任辭之至再先生與
移書教子曰此係河洛淵源辭何爲也嗟乎子爲
乎無箭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筆始成孫文忠修
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以示人二子竊其文章識
力爲何如也矧子識閭力薄衰老不文辭固其宜
今於新邑志固不敢謬託曰游夏之弗贊也

二十九日

涉世一則 志君子處亂世而以識爲主不能識微
而猥以雄才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

氣輕羅法網從來有心人以此欺惑者不少得只
難不能耐

三十日

嘗謂後漢書程補處家練術後以詭騙直為終為好
職以一念誠進讓後不情醜態百出乃知此等賣
友兼欺之輩從古已然又何疑於今之世乎君子
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不惟不投且斷而辭處
極省節許多想尤此是學人大得方處不然一
一事相負而繁長短衡是非與庸疏何以異

文士有一時之幸而為千古之大不幸者識彼之士

當日自知之無俟奕世也漢章帝最愛張氏友章
令侍中竇憲請見馴候憲憲疑後迎門笑謂馴曰
吾受詔交公遂揖爲上客天子薦一士於陛下願
下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然憲何如人而馴之
受知於憲也豈非大不幸耶其不與班固同歎者
馴以直諫見諫終不爲私室所有卻又與之大幸
也哉從來文士而失身權門者感一時之私恩而
壞千古之名誼者固斷之不早耳

十一月

初一日

先儒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近亦有謂一日三分當
分一分靜坐者此段功課物欲沉錮氣質躁妄思
慮紛紜者皆不能靜坐能靜坐之人容色辭氣之
既自無鄙倍暴慢之習出而應事接人自然安閒
中理發而爲文章亦復宣明合節靜中之妙非可
口頭襲取傳曉夜來有得正得之靜也他人惡乎
知之

名利二字沁入人骨髓之中然利之途穢利之名濁
好名之士猶知避之至名之所中女士與才人更
甚東漢節義有以不與黨人爲恥者昧目處之義

而借人爲重真惑之甚者也愚謂學之道無他只
澹其名利之根而已矣名利之根淡方可以語不
淫語不移語不屈

研二日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
身潛用其心目於衆人之中獎訓志類惟恐失一
士當時猶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譏趣不同好尙如
此然正不足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
可無此人立衰俗之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謂

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中人後注輩自不無荏苒之見然此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慊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太邱林宗儘可以無議而猶有議之者黃叔度一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爽龐參孫期舉林宗師之友之叔度何以得此總是其度量宏濶澄之不清滄之不濁故諸賢盡納於其中而莫窺其涯際耳史懷一言以蔽之曰遠可謂知言

初三日

士大夫與其謹密甯疎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次鄉

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於此一技以觀
盤錯之會識胆具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幹事
之人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段熲賢
陳同甫輩甯有取焉若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
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劉煜有言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此語大有識解無
論大成小就有一分精神纔做得一分事業從古
英人偉士其姓名功蹟常存天地間者皆當日之
精神留之也然精神不可以學而能要自靜氣養

出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之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哉少年識不定胆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頹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不肯爲又無父兄師友督過之以悠悠及暴棄徒花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眾神亂行神思逸出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初四日

剛固安賈生正卯訃音夜備恍不成寐念生以孝行著閭里名聞於京師生與余同甲申生從余遊始壬子四十年渾若童稚余居百樓生猶攜其弟姪

子婿依余五年余南來生猶時寄聲問屬爲謀是
今已矣喪斷不能爲文弟之識此以寄余哀

初五日

題孔懷卷 憶吾兄捐館在己丑予於是冬即南來
每一回首即霜露形影追隨夜不成寐一日猶
子度雅薰卷寄志予讀未終恍見吾兄攜手怡怡
軒畔也題曰孔懷蓼莪之章與棠棣之咏從茲可
俱廢矣撫卷泣然

初七日

簡滇巷 先姊丈槐慶堂魏縣廣文也卒於官囊空

不能歸視許蘭老憐而告於其邑令得襄其事嗣
後復遭四喪舍甥且病今遺其子來告哀仍乞
恩蘭老之意弟念其將離地方不宜再有請也再
黃父母係貴同年借鼎重倘散處得五七舍甥
得薰壑其母妻於淺土是即生死而骨肉之矣不
敢忘先生敢忘內黃父母之德耶弟不能爲力而
借力於知己實愧之然情又不能已可柰何

初八日

明代八子選 三無道人選明代八子彙爲帙程濟
姚廣孝楊善張聰爲一卷方孝孺于謙楊廷和黃

道周爲一卷八子者道固不同品各自異而三無
彙而集之者何也予詢其指三無曰天下事非智
不晰非愚不濟程濟知廢廣孝知興善與聰知事
機之會此四人者人不同而智同也若孝孺四人
者痴忠摯性心血淋漓一往孤詣百折不回豈無
過甚而不如是不成足色四子者所謂愚不可及
也古今人不止此八子舉八子見古今人不甚相
遠也子因嘆天下人知者難得愚者更難得獨此
一輩庸人最難調伏既闖於爲事而又巧於避禍
非得明知人則耳目不聞衆無所適從非得痴忠

人則心志不堅衆無所依歸此三無道人選入于
意也二者相提而論仍不出于曰其知可及也其
學不可久也夫揚美頌瑜言不中窺有志者不服
其利誠解人或品隨石暫富於統體處會其神情
而以一言蔽之乃見點睛妙手入于若人各有傳
傳谷有評傳可因之於人評則三無道人獨出手
眼三無道人蓋閉門讀書老而好古者也

初九日

是日冬至合族人修祀事因與其弟姪兒孫輩蒞飲
敘述祖考遺訓以教誡之

初十日

齊家一則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於
內外上下之間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
而次第出之自無乖戾舛錯之事本源澄澈即有
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務末竭其源而冀
流之消也豈可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萎焉必其立
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
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具在只
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榻前晚菊猶茂忽童折梅入瓶中靜對有懷爲拈此
句何物茅屋底馥馥生幽香曉菊留殘韻早梅後
吐芳一寄高人語一稱隱士行衰邊坐相悅儼在
良友傍俗事與俗心恍恍若有亡今當閉閣日呼
杯慶生陽

十一日

古人於功名之會多不令終者只是不能降伏居功
居名之心故冒進與僞退皆一念之躁妄使之也
晉魏舒舉孝廉不肯虛稱不就之高以爲已榮聞
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襖被而出曰吾聞其人也

只是真實不苟到處安閒此大是學問中人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所以爲庸人
賢人全見己之有過絕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爲賢

人

處事之道才識胆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基胸中不
先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胆亦不堅對孟光臨任
正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酒古之風而當末流
之會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
下承千古耶

從來以酒色殺人貨財殺人者人不知悔且樂趨之

甘爲其所殺而不悟至於死忠死孝死義以身係
綱常名教而立千古亂臣賊子之防御多方以避
之吉凶榮辱莫知所辨士大夫知重名節則婦女
兒童亦知重之不知有名節則名分名義名教俱
無所用之其與禽獸相違也甯幾何哉

十二日

竹林諸公縱情於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
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
用不同皆辭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
言山巨源浮沈嵇阮之中居世則賢姦共賞居身

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
不仕隱不隱亦確論也王戎一貪鄙巧詐之人耳
富貴已極而黃墟數語強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
其肺肝矣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勸進
之事將無不可乎叔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於譏
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
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
不足以伯倫輩之識以之用伯倫輩之才有餘然
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矣達
之爲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十三日

易州田治堦道諷安肅趙又元炎二生各奉其父命
徒步千餘里來從遊

十四日

杞縣劉菖石始菖來從遊菖石劉文烈憲六公嫡孫
也子謂之曰爲賢者後甚難淑身砥行積不如其
祖父便難以語象賢光大前人基業此中有多少
苦心妙用在是在于之自勉焉

十五日

謂田趙二子曰學人最怕有成心爲他人爭是非尋

勝負試看從古來所稱爲忠臣爲孝子者或以顯或以逆或以顯或以微其跡自不能同總求此心之無愧於君無愧於親而已矣學道之人階入之途亦自不同總求不謬於聖人而已矣學人豈俱能窺聖人之大本大源然未嘗不寄聖人之一節一自夫子之四友六侍正見夫子之虛公無我無處非學三人有師有長則急錄之即雖中有長正有親過之法在是非太明勝負太分明人止極僥舌我輩似可忘言矣 做人只在行已上取齊魯見有談忠孝甚分明者卻做出極不忠極不孝之

事闢然自修不矜名卽行非大有學力人不能
行己之道不在自矜其所長而在日去其所短日
矜其長則長卽是短矣日去其短則短卽爲長矣
取人之道不在摘其所短而在錄其所長摘其
短則長以短掩矣錄其長則短以長掩矣沈史冊
上人與目前人長處卽是其短處短處卽是其長
處只在具眼者自取之而已矣

十六日

贈田趙二子 負笈輕千里於今見古人
衝寒鬚鬢 改聯步笑歌 頻蔬食貧知美
詩書閑覺親 庭除仍

樂國天地一風塵

十七日

洲際千里惠詩有引千里與子弟啟美同爲辛酉左

忠毅公所選士高才能文章不樂仕進子嚮之从

未得晤今因田趙二子來蘇門惠詩寄問其嚮子

之意蓋不啻子之嚮千里也何以洲之鳳昔問

計名筆墨極奇峭相隔僅百里未得接習笑令臥

共坡邊十年形影弔別來枉芳訊驚喜歸素料夜

窗一再讀寒燈取相照自憐吾子游與君昔年少

同入有道籍君高白雪削雕影斷中天鶴踪凌絕

嶠夢思亦有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共聽蘇

門癩

十八日

寄魏蓮陸 曾約南來在仲春而今積雪壓飛塵早

梅晚菊欣相待香動荒山野水濱

田赴二生爲子言王介祺方壯年鬚髮盡白寄此慰
之聞說頭鬚如雪飛傷心時勢日應非浮沈不是
絕無事定有高人在讖微

讀田界埏送弟南遊詩 誰獨無兄弟多君友愛深
好覓四十字托出百年心家學聿追古鄉評可鉅

今雁歸傳我意何日一披襟

十九日

田趙二子來不幾日便思歸去賦此留之 二仲欣

承父命來塵氛脫盡好懷開漫於此日輕言別安

樂窩傍有嘯臺 衰遲日夕坐書幃望耳難聽是

與非留客好過殘臘去北山有韭西山薇

北山生韭故一

名韭

山

謹言一則 士君子當未流之會謹躬率物居潛用

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幾寡過焚坑之慘兆

於橫議黨錮之禍成於標榜古來名士至於不能

自全之地託身於酒託身於癡以求免於猜忍多
忌之際而猶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與戎口
舌爲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復申免盟 邇來諺詩者紛如獨於吾文無間然詩
固有定評耶僕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
美深於學故深於詩序中言僕所未言實言僕所
欲言也郡伯知重吾文其人亦自不俗丈不以私
干更足重郡伯矣伯巖每作壯遊識力定益進不
知何時方得把臂耳人物考初恐其遺繼而虞其
濫未敢輕示人無副本且無清本總憲公以堂上

之身耳目廣書籍富所輯自確丈幸留意得其目錄與拙輯一參考之亦快事也揚猶老久不聞消息便幸一示見子輩不敢荒其本業統此聲問

二十日

五子詩

新城張于度果中易州熙于里崇信鷄澤殷伯芽之紐阮籍李世其體故城沈無謀嘉俱

薰廟元年左忠教恩選士

畿輔有五子斐然著文揚受知左忠

毅同登有道堂乙丙瑤焰烈于度見依賜熙子忠信資崎嶇亦康莊靜穆兮鷄澤繩檢者肥鄉子曾過其廬鶴鳴子欲翔沈郎晚多病音韻猶鈞鏘五子雖藜藿其色無淒涼讀書友古人氣誼何軒昂

張生從予久埋骨蘇山陽餘皆所得士千里遙相望誰謂世運類五子老彌彊我爲作此詩留以閱
滄桑

二十一日

寄毛晴嵐 滄上一別倏忽五載詩情棋興猶依依
在心日閒也臨路所爲太君壽言弟同致語老
因無便鴻遂未得寄南阮高發德門盛事自當隨
接弟書蹟久成廢人絕無好懷安能得句適因田
趙二生遠來偶有數章便借手請教藹菴先生道
狀何似董正誼父子十年作苦能無悔心便見學

力有張公儀者節義之家做鄉親友多識其人不知可相晤否

二十二日

田趙二子辭歸臨路口占 道在當身無刻鞋歸而靜對有餘師乾坤雖濶猶鄰並莫負南來聯步時不解三人必有師出門悵悵果何之工夫簡易

無多說好味臨歧話別詩

田趙二生以思親求歸因貽詩於其父沛然隆軒二道翁 各承親命來還以思親去立本在敦倫求仁惟強恕爲節臨往德教子莪高譽漫勞倚闥情

雲深知有處

二十三日

瓶中梅 誰人折得此枝來
插向瓶中細細開
忽憶江南香滿地
想應春信一般回

二十四日

爲李孔從孝廉作誌文

人歲寒二集

二十六日

鹿洞觀自洛干徒行過夏峯口占二絕以示 生於

憂患古人辭懿祖生平力自持
要識天心主汝意

洛干八載足深思 每向前賢審所宜
太師右道

是良師君家家學思王效茅子曾爲賦別詩

二十七日

語諸子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朋友之義也然勸之以必不能從則疎矣規之以必不堪受則怒矣因人隨才非大賢不能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長矣集衆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德沾沾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器

二十八日

兼山堂集五老再申前約入器兩叙酒隨意大家遊

行以崇儉德

二十九日

爲李願菴孝廉作誌文 入歲寒二集

十二月

初一日

爲劉文烈文集序 入歲寒二集

初二日

松竹軒三友銘 孔門論友損益攸分其益維何直

諒多問予友亦三松竹與梅不受物侵不爲世猜

挺挺歲寒猶猶淇澳馥馥幽香三人不違天之生

物各有鍾英小大偏全賦性合情三友之益取象
伊人象則與之而況其真時物行生游神法外木
石鹿豕所取益大

初三日

西軒翫銀有引兼山堂西偏有室三楹南一楹榻僅

容二人時有一兒相伴侍寢與北楹一榻可容十

餘人遠遊親知日夕寢於斯食於斯今日五年矣
不意千里外仍得與同人共聚娛此暮年作榻榻

我有斗室一榻席然其連踵接肩比舍爾朝餐
粗糲夕得安眠一牖不隔四海為緣夜分款語非

沅非禪論心達且讀書十年榻愧南州人則昔賢
我雖衰遲實借周旋榻兮榻兮似別有天鷄鳴夜
氣庶幾罔愆

初四日

偶拈 是日依客坐中語諸子
乾坤元易簡時物自行

生何筮夫何合一情普萬情

初五日

寄鳧盟 定興鹿洞觀係忠簡先生孫解元君季子
也寓沼于六年矣與元亭咫尺相望以年家之好
俱爲賢者之後似少此一驅此子非庸流也得人

夾助便成令器借吾丈提攜當更殷耳伯嚴如到
家亦可引之一過其廬

初六日

讀史一則 漢高與匈奴和親後遂冒姓劉氏永平
中單于差渠遣子於扶羅野兵助漢討平黃巾遂
以其衆留漢即劉淵祖也大凡夷人得雜居中國
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武帝欲使劉淵平吳孔恂揚
琬進諫以爲假之威權平吳之後若其不復北進
也後秦涼郡沒李惠請假之一將軍號跋行而西
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必涼州方有

難耳五胡入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
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清言名理與中國名士雅
人襟期契集師友相命則又異矣石勒年十四王
衍見而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
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晉之群胡皆犯順借號惟慕
容惠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異名寓書陶侃
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恥之義始終
得爲晉完人石季龍廢石去而自立就其稱疾不
損戒其子曰自古以來未有夷狄作天子者我况
汝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

隆歸晉歸晉八年始卒中華不幸而有五胡又何幸而胡之中乃有慕容廆姚萇特表而出之

初七日

晨起偶拈耳聾聞始覺日暗見方明只此無繫係
餘生是達生

初八日

問友人病 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有之自漢宣帝
之於太子始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
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其體悉
謂護有異想此豈尋常姑息之情哉僕思此段妙

理父可以醫子子可以醫父聞體中小極正當以
之自醫耳不必向岐黃索藥餌也如何

初九日

語諸子 士爲知己用爲知己死此最有肝胆之人
吾獨惜以一片肝胆譏投於匪人徧深爲千古詬
病漢史稱杜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
求於大將軍鳳乃陰爲王氏取漢不過感王氏之
知己而甘以其身爲築犬耳若郗超者更苦矣爲
桓氏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之知至不愛其
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此豈庸疏惰不

知學遂至此匪古今影樣不可盡述直中即尋大
夫尙不自惜而況其下焉者乎

初十日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
人知士而頌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
甘受者何心而不敢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真似
耶盡本心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肯
有戒懼工夫即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歇手
之時彼自謂能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十二日

客至 七十七年一病身何緣千里客來頻
村深車馬人驚見
慮我尊空甌有塵
漫道貧家少送迎
生平氣誼喜嚶鳴
蘇門片地猶清靜
溪月山雲可締盟

十四日

是日爲子誕辰宗族鄉黨窮親故舊不遠而集者約百五十人
夏峯非海屋客較舊年多爲我耄仍健懽賜發浩歌

十六日

談長益過訪夏峯 美人天際迥何意一幽尋
萍穆

識山靜淵蔽愛水深好將黃菊淚託出白雲心莫
漫輕言別霜威到處侵 何方是樂土容我老蘇
門客久安耕鑿村深長子孫但知藜藿美豈愛群
蘿尊家國闕心事君應善處屯

十七日

長益夜遊泉上 別有看山眼何妨入夜遊月明風
氣合人靜水聲幽嶺平聞孤嘯源窮發隱憂衰遲
艱策杖獨坐意悠悠

十八日

如蘭卷引 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予平生受麗

澤之益故於其歸也概不敢忘甲申以前有草堂
商諾一刻甲申以後未出門交一編皆數卷詩文
尺牘俱載焉長遊到青子歸已十年矣今始得把
臂聯牀論人論事片言微中而淵穆不露才鋒更
出夙昔所聞之外因彙其所贈詩爲一卷標曰如
西宛若晨夕相對也

十九日

送長益過長垣兼訂明春泉上之約 君焉且快勝
歧手陶然滿酌尊中酒念君十載意何殷倏忽言
別情難剖別懷離緒總堪刪戶外白雲戀故山一

山雲暗衆山拱應待高人廬其間廬在山中隔世
塵自從多難敢逃秦羨君萬里乾坤眼孫邵臺邊
與結隣隣有泉聲伴鶴猿碑無華字自金元與君
共作牆東避况復咫尺是長垣長垣前輩李司馬
煜煜英名冠朝野近代邵公父子間屈指文壇推
大雅雅風將起見斯時家國難隣歸末期來巖桃
花溪源水恐看溪外問津遲

二十一日

夢中得詩二句醒足成之不知何題以意會耳 合
行初出日酒散未歸時看向曲徒得悔笑焦爛遲

二十二日

夜寒

入夜風威透骨深
稚兒烘火只寒衾
因思老

一多無氣安解乾坤位有心

二十三日

迎春日東三無道人

衰遲無力禦春寒
咫尺相親

過訪難說與道人
休作黍立春三日攜春盤

二十四日

立春

春在何方好去尋
東郊車馬簇如林
誰能識

得乾元意盡洗浮游忿慾心

二十五日

媚神一刻 世俗媚神無所不至愚天婦不足貴而
讀書士子亦迷而不悟習俗移人良可嘆也左傳
晉趙嬰夢天使謂女祭于子福女之真伯告人曰
神福仁而既淫淫而無罰福也矣其得亡于祭之
之明日而亡斯言也是大學問人看禍福紛量甚
精斷人過分之想

二十六日

有友索臨題云 知非即是寡過即功非即過耶胡
可護也自是非於功過是也功也矣是恃乎

二十七日

祭禮友 歲事不敢遵格例先致一芹恐茲往返辱
賜且手教真切不敢不拜亦不敢往報唯有慙感
而已

二十八日

春聯 歲月遷流人易老陽和綿亘世常新 人異
乾坤轉春從肺腑生

二十九日

唐虞事業始自雍睦內聖外王皆從此處著手書以
示同志 作聖端非徇紙上尋春豈在與枝頭
令一室無交謫字是唐虞三代留

三十日

示諸子一則 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蓋是日爲一

歲之終一歲所爲或有愧無愧各宜細加考問行

事無愧者爲君子爲善人欺慝半焉利善之間

者也有欺而無慊人斯下矣或內多欺而強襲於

外居之不疑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腑然究竟何益

罪比下焉者更加一等還怕其爲君子只是欲寡

過欲寡過全在知非我輩不得爲君子者平昔原

無欲寡過之心一味飾非自縊其君子之路此夕

爲一年之結局結局得乾淨明朝爲新歲又始張

好舒眉展眼安穩度日此夕有積愆新年增愧色
矣

是日爲宗黨于娶婦

己亥除夕一姻友南門人兩從弟七姪五男六孫從
孫十二曾孫一長幼共三十六人得四絕 家世

燕南易水傍客中除夕十星霜非貪此地人情美
天意催教輕去鄉 堯夫亦自范陽來安樂爲邊

有嘯臺二老結鄰休棄我各人生面各人聞 七

十七年旅病身尊開此際喜同人眼前世事堪興

老不必桃源更問津 元運只從此際尋古人臘

盡看何深好將方寸幾微地託出空明續古今